



真善忍国际画展震撼伦敦人



■ 简·斯坦丁女士站在最令她感动的作品前

（明慧记者英国伦敦报道）二零一零年二月三日至十四日，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的“真善忍国际画展”第三次来到伦敦，在海姆斯泰德历史博物馆（Burgh House）展出。这次画展展示了十六幅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展现了

了天人合一、生命同化真善忍的美妙境界，以及在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中的善恶表现，和善恶有报的宇宙法则。不同背景的人们纷纷赞赏作品的艺术魅力，表示通过观展进一步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并感到心灵的震撼与精神境界的升华。

一幅作品涵盖了所有层面的内容

曾长期从事教堂装饰玻璃设计教学的简·斯坦丁女士被真善忍画展作品的艺术之美和精神灵性所感动，她激动地告诉记者：“这些作品太美了，实在太美了，表达得非常、非常好，你可以看到其中展现的精神灵性，一幅作品就能涵盖表达了所有层面的内容。”“在一幅作品中同时展现悲伤、灵性和超越，这太不简单了。”

作品突出平和的原则理念

在伦敦亚非学院学中文的英国小伙子柯安明认为，举办真善忍美术展是表达法轮功平和理念的最好形式。他说：“艺术是（传达信息）最有力的媒介，更别说这么好的艺术作品了。艺术作品自己会说话，我相信人们看了这个展览后，就能感受到善的信息，了解法轮功是什么。”“这样的艺术作品突出了平和的原则理念，……以平和应对暴力是这些作品的一致主题。”

观画展知真相、规正人性

茹斯女士在新闻部门工作，她非常赞赏画展作品的感染力和艺术水平。她说：“这是非常感人的作品，而且作品质量很高。我想人们看到别人遭受苦难时不可能不展现自己的人性。”“这个展览的确是一个口耳相传（真相）的好办法。” ◇

法国、瑞士媒体揭露中共活摘器官暴行

（明慧记者法国报道）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CIPFG）在法国国会举办会议，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暴行。法国国会议员、法国著名外科医生弗兰西斯·纳瓦罗、法国医学科学院院士伊夫·沙布伊，国际特赦组织和世界反对死刑大会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血腥的器官摘取》调查报告的作者、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前中文部主任吴葆璋在会上发表讲话。国际性的法语电视台TV5就此做了专题报道，揭露中共屠杀大量法轮功学员以获取他们的器官进行贩卖的罪行。

（明慧记者瑞士报道）瑞士第二大周报，苏黎世《星期天报》（Sonntagszeitung）于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发表了对一位旅居德国的中国法轮功学员的采访，以证人的身份讲述了劳教所的见闻，以及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文章标题：《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

专访中写道：“‘您的家族中是否有遗传病？’当监狱的医生问刘巍女士这个问题时，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决定她自己生或死的问题。”

“在监狱里没有人关心我的健康。”刘巍回忆道，“可是我却必须去一个医生那里进行五次体检。”这位文弱的女士被抽血，医生用超声波检查她的心脏和肾。

“刘巍在不同的监狱和劳教所共度过了十六个月。

那些日子，她被酷刑折磨，每天被逼织毛衣十五个小时，还不被允许睡觉。”在被关押期间，刘巍的身体状况非常差，她不断地被要求纹丝不动地站着、坐着，稍微一动便遭拳打脚踢。她的精神几近崩溃。“一次我觉得我已经死了，已经死了，已经死了……”她说。

那些医生们很可能已经诊断出她的器官存在“缺陷”。现在，刘巍相信当时的检查结果很可能救了她的命，她说：“幸好我的器官质量不好。”二零零三年她被释放，一年之后她来到了德国。

《血腥的器官摘取》的作者乔高认为，中共之所以选择活摘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是因为：第一个原因是这些练习静坐的人们非常健康，他们不抽烟，不喝酒，并且经常锻炼（法轮功功法）。他们的功法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流传非常广，以至于中共感到他们的独裁统治受到了威胁，所以他们造谣说法轮功是邪教。

因撰写《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乔高两周前在瑞士伯尔尼（Bern）获得了由世界人权组织颁发的人权奖。在此书中，这位前国务秘书（亚太司司长）用曾被关押的犯人报告和其它证据，论证了他对中共的指证。◇



■ 大卫·麦塔斯（左）和大卫·乔高在电视荧屏上



此生

看着眼前的一切，我的心震动了，联想起自己此时的身体状况，心里惴惴不安，我问着自己：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呢？

1999 年，妻子去看望她姨，姨说：“我们厂里很多人都在炼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我晚上带你一起去看。”妻子出于好奇就随她去了。从那天开始，妻子得法了，陆续在她身上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身心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这样，可是我多年来被无神论宣传毒害的很深，对那些眼见的神奇，我还是半信半疑。

妻子刚修炼几个月，7 月 20 日，打压开始了。一时间，谎言铺天盖地，反面宣传迷惑了世人，也迷惑了对法轮功还认识不清的我，我开始反对妻子炼功，不准她与别的法轮功学员接触。可是我没能阻止住她，她坐上了通往北京的列车，开始了上访之路。不久，妻子就被绑架回来，送到当地看守所非法关押达半年之久。后来政保科逼我交一万元抵押金才放人。这件事使我更对大法产生了误解。

妻子被抓走时，迫害很猖狂，有的家属因怕被抄家而把大法书籍毁掉，可我当时心里就想：“这些书我暂时保存起来，将来有机会我一定‘研究’一下，到底什么原因能让全国这么多炼功人如此坚定。”于是我把所有的大法书用塑料袋封严后藏在仓库的油桶里。

妻子的被非法关押，给我和家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心情很压抑，满脑子被这件事占据着。一次走路时没注意，被一辆迎面飞驰的吉普车撞飞了，软肋组织被撞坏，留下了后遗症，每当用力过猛时，左侧胸腔就发炎，严重时不敢喘气，时常打点滴（这毛病一直拖累着我，直到后来修炼了

法轮功才好），再加上一天抽三盒烟，气管本来就不好，这一撞，气管炎也加重了。妻子被放出后，我们生活很拮据，由于奔波劳累，我又患上了胆囊炎，犯病时腰痛难忍，甚至早上起不来床；多年的胃炎也加重了，并且睡觉时脑袋麻木，经常无知觉，经诊断为颈椎错位压迫神经所致。这些病痛虽不能致命，却把我一个三十

几岁的人折磨得苦不堪言，那时我长年辗转于大小医院，真成了名副其实的“药罐子”。

一天，妻子拿了一盘“天安门自焚真相”光碟给我看，看过之后我才明白：原来自焚是假的！这共产党太邪恶了，杀人放火，还编造了这么大的谎言来欺骗全世界的人。那一刻我真正认识到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对大法、对妻子的误解一下子解开了。

突然有一天，我表弟病得很重，不停地便血，医院检查怀疑是肠癌。做手术那天我和妻去看望他，全家人都非常难受。手术后化验确诊为肠溃疡。虽不是癌，可他原本 200 多斤的身体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看着眼前的一切，我的心震动了，联想起自己此时的身体状况，心里惴惴不安，我问着自己：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呢？挣再多的钱也换不来一个健康无病的身体呀！再回头看一看妻子，谁也比不上她呀，有健康的身体，不屈的精神，祥和的心态……我心里突然闪现了学法轮功的念头。

当晚，我清楚地记得，那是 2003 年 4 月 1 日，我拿起了《转法轮》，

从头看起来，一连看到了第七讲，我还是一手夹着烟，一手拿着书看。当看到关于抽烟问题的时候，书上说：

“我们炼功人不是讲净化身体吗？不断的净化身体，不断的向高层次上发展。那你还往身体里头弄，你不和我们正相反吗？另外它也是一种强烈的欲望。”“我劝大家，真想修炼的从现在开始你把烟戒了，保证你能戒的了。在这个学习班的场上没有人想到抽烟，你要想戒，保证你能戒，你再拿起烟抽就不是滋味。”（《转法轮》第七讲）读到这段话时，我真的从内心发出了想戒烟的念头，在这一刻，大法的神奇在我身上展现了。再犯烟瘾时，点着烟，吸一口，就受不了，又苦又涩，又呛又恶心，不是以前抽烟刺激的香味了，最后只能把烟扔掉。一星期后，我终于把一天三盒烟的瘾彻底戒掉了。以前我试着戒烟多次，都无法做到，这回这么轻松地师父就帮我戒了，这时我终于悟到了这部大法不是常人中的著作，而是超常的科学。

从此后，我开始转变了先前对大法的认识，让妻子教我五套功法，同她一起炼功。一有时间就静心看书，逐步认识到了人活着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返本归真。我不再象以前那样与人争斗了，就象《转法轮》中讲的，世界观都发生了改变。随之生意也好了起来。在我放弃各种执着心的同时，身体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短短一个月，我身上的那些病痛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在我身上发生的奇迹，我的亲人、朋友都有目共睹，后来母亲、姐姐、姐夫、妹妹也因此走入了大法修炼中。◇

■ 1999 年以前，吉林省长春市第一汽车制造厂炼功点集体炼功场面



真风景

人来车往如蚁行，
不为名利亦为情。
追云逐月得多少？
身心处处有伤痕。
慈悲心存真善忍，
同化大法光明行。
回首一望心豁亮，
前面才是真风景。

短短三十分钟内，陇西大法弟子毕文明被定西监狱迫害致死

二零零四年九月三日毕文明被定西监狱迫害致死。九月四日毕文明的家属在定西医院的太平室见到毕文明时，毕文明满身伤痕累累，手脚仍被绑着。拳头还紧握着，地上有大片的淤血，还有撕破的衣服。



大法弟子毕文明

毕文明，男，三十四岁，原籍山东省东营市人，家住甘肃省陇西县西郊，是西北铝加工厂的职工。一九九八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二零零零年正月初三，毕文明和当地几位同修一同踏上去北京的列车，走上了天安门证实大法，毕文明始终怀着一颗慈善的心向警察讲述大法的美好，师父是清白的，法轮大法是最正的，讲善恶必报的天理，劝警察善待大法弟子。后来毕文明被省驻京办接走后返回当地，非法关押在陇西县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毕文明向犯人讲真相，许多人明白了真相后开始改变自己以前的恶习，也有人得法走入修炼的行列。其中有一个是他们号室的牢头，刚得法天目就开了，并看到许许多多另外空间的美妙景象，他经常说：“我要是能出去就好了，首先找本《转法轮》看看。”毕文明被非法关押一个月后，又被勒索四千元办取保候审出来。临走时，牢头对毕文明说：“回去对我爸说一声，共产党没把我改造好，是法轮功把我教育好了，我再也不干坏事了。”

毕文明刚从看守所出来，又被送进厂保卫处洗脑。在洗脑班一个多月，每天给他们大量灌输谎言与欺骗世人的东西，每天逼迫写思想汇报，直到五月份才恢复了工作，但在随后的日子里，每逢“敏感日”，厂保卫处又要把他们集中在一起谈感受，监控

每个人的思想动态。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日，毕文明再次走上天安门广场。当毕文明打出“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的横幅并同时高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时，恶警把毕文明强行拖上车，带到前门派出所。这里已关押了上千名大法弟子，大家高呼：“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

第二天，毕文明被送往崇文区看守所。看守所的恶警们唆使犯人对不说出住址的大法弟子施以酷刑：在北京零下二十六度的寒冬天气，逼迫大法弟子洗凉水澡，并由几名犯人将大法弟子强行按住，然后一盆盆地从头上往下浇凉水，每次迫害长达近一个小时。为了抗议邪恶的迫害，毕文明和其他同修发起绝食抗议，恶警们每天将毕文明等绝食的大法弟子从牢房带到另一房间，几个恶警犯人，拳打脚踢，轮番折磨大法弟子。然后，把大法弟子按倒在地，强行灌食。

在连续七、八天的迫害中，毕文明心中装着真善忍，在空闲时，心中反复背诵《转法轮》，用在大法中修出来的慈悲力量抵制着邪恶。近十天下来，毕文明闯出了魔窟。

毕文明闯出看守所后，过上了流离失所的生活。毕文明先后到过四川、河南、贵州、宁夏、甘肃、北京等地，带动了许多同修汇入大法修炼的行列中。

二零零二年二月九日，也就是大年三十，毕文明被兰州市七里河公安分局的恶警绑架，非法关押在西果园看守所。邪恶对毕文明使用了各种残酷迫害手段，但他始终以一个修炼人的心态对待着周围的一切。他抵制邪恶，拒绝回答邪恶的任何问题，包括自己的姓名，被邪恶编号为“二零一”，此后在西果园看守所和华林坪看守所近一年的关押中，“二零一”便成了毕文明的代号，在西果园看守所，他曾几次绝食抗议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关押迫害，并要求无条件释放。

二零零二年九月下旬，毕文明被强行从西果园看守所转入华林坪看守所，因为他坚持学法炼功，恶警对他施用了惨无人道的酷刑“背穿”进行迫害长达二十多天，但他坚决不向邪恶妥协，并绝食抗议，被卫生所的恶警杨临泉指使犯人对他进行野蛮灌食。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毕文明的慈悲、祥和和对大法的坚定，而对待邪恶时的从容，使迫害他的邪恶之徒胆寒，使接触过他的许多刑事犯从心底里敬佩和折服，他也把大法的真相和美好永远留给了他们。

二零零四年一月十四日，毕文明被转入定西监狱。二零零四年九月三日，定西监狱第四监区中共管教人员把毕文明带到禁闭室，将其四肢及颈部固定在监狱自制的“老虎凳”上，从中午十二点开始，五、六名管教人员轮番用电棍电击毕文明的四肢及头部。邪恶管教每电击一次，毕文明躺在“老虎凳”上都痛苦的抽搐几下，而且没等到他从上一次的电击中清醒过来，下一次电击又到了。开始，毕文明咬紧牙坚持不出声，十多分钟后，他实在坚持不住了，随着每一次的电击，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喊叫。为了不让在外面干活的其他犯人听到，恶管教就用毛巾捂住了毕文明的嘴，并用力下压，不让其喊叫。毕文明用力扭动头部，想挣脱毛巾，自由的呼吸一下。但他的四肢及颈部已被固定不能活动，他越挣扎，恶管教的手就按的越用力，毕文明慢慢停止了挣扎。恶管教见毕文明不再喊叫，于是松开手，又轮番对其裸露的手部、脚部、面部进行电击。就这样，到十二点三十分左右，毕文明已脸色发青，双目圆睁，停止了呼吸。

一个年仅三十四岁的年轻的生命，在不到三十分钟的短短时间里，被中共邪党管教、恶警活活折磨迫害致死。



信仰无罪 停止迫害



要过年了，今天和母亲一起做家务谈论起了这个话题——过年祭祖。提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伯伯，家人说他近两年开始在过年时供三代祖先了（但没有写祖先的名字，已无从得知了）。其实在中国古代，每个家族都是要祭拜列祖列宗的。

说起来很惭愧，对我们家族的祖辈名字，往上追溯，最多我只知道我爷爷的名字，再往上的我就一无所知了，也无处可查了。小时候常听父母讲，在他们年轻时，家里有家谱，列祖列宗，一代一代的名字排得长长的。每到过年的时候，我爷爷就把家谱摆出来，供上。晚辈们轮流跪拜，以示对祖先的尊重，以求福荫后代，家族兴旺。整个仪式很庄重，每个人也很敬重。

可惜，我记忆中只是听长辈们说起，从没有见过。记得小时候还闹了一个笑话，因为一说起家谱来觉得很神秘也很好奇，就问这问那，竟问到有没有我的名字啊，惹得家人大笑，多少年后提起来还笑个不止。

听父亲讲，家谱在中共所谓的破

人生随笔：

过年谈家谱



“四旧”时是被列为“四旧”的，谁要保留将有被批斗的危险，我爷爷吓得把它烧了。那时每个家族的家谱都是这种命运。从此，这些晚辈们再也无从知道自家的老祖宗是谁了。我有时和学生开玩笑说：姓赵的你或许是赵匡胤的子孙后代，姓朱的你或许是朱元璋的子孙后代，但是你不知道。中共用各种办法把传统文化的承传剪断了，让后代子孙数典忘祖，留给他

们的只是无尽的感慨和遗憾。古代受各国敬仰的天朝上国、礼仪之邦，就这样被中共窃权后破坏殆尽，礼仪之邦的子孙后代被中共改造得已不知礼仪为何物了，真的很可悲啊！

有时我就想：如果没有中共、没有所谓的破“四旧”，单从家谱的这个小小问题来谈，每个家族的家谱都能保留下来，那中国的历史文献资料将会更加丰富。你想，一个家谱就是一个家族的延续发展历史，各个家族的家谱汇聚起来，就是一部社会的发展历史。那对历史研究将会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啊。还有，在敬祖拜宗的活动中，会增加人们的责任感和对神明的敬重感，使人们重视道德和礼仪规范。

在感叹和惋惜之余，我想，“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这已不单单是一句口号了，而更重要的是一种行动了，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汇入退党大潮行列的原因吧。（文/清新）◇



修炼心语：打开心结

也许，每一个人都有他看不惯的人或事，有他不喜欢的东西，无论在家族里，还是工作场所。每当这种“不喜欢”的情绪侵袭时，心里便陡然出现了难以解开的心结。渐渐地，这些心结系在自己的情绪里、神智上，甚至每一个大脑的细胞中，也渐渐地成为我们精神上的累赘。再由心结演化出的喜怒哀乐，竟然也象化妆品一样，每天毫不客气地敷在自己的脸上，演饰着不同的众生相。

修炼法轮大法后，尽管知道这些“不喜欢”的情绪，都不符合“真善忍”，是要去掉的，但时不时地还是会反映出来。不喜欢被谁指责，不喜欢别人的强加意见，不喜欢被管。每一次，不喜欢的情绪冲击自己时，我想过躲开逃避，但是这样做，发现心结并没有打开，反而隐藏得更深。而且你会发现心结也象蜘蛛结网一样，纵横交错地把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不愉快的事情纠集起来，让你对某一个你不喜欢的人或事，产生更深的误解和怨恨，产生更大的隔阂。而自己就像网中的猎物一样，稍一碰到这些东西，马上就被黏住，让你不能脱身。

因为这些心结的存在，堵塞了透向心灵世界的真理之光，生命因此变得黯淡，没有光泽和生机；因为这些心结的存在，也使身体不能够正常地进行各种能量循环，因此人常常会生病或者痛苦。

看到其间的利害关系，我便真的发自内心地、不希望自己再这样带着“不喜欢”的各种心结，对待周围的人。原来看到很难面对的事情，在真心、善良、宽容的心态下，做起来竟然那么得心应手，而且过程非常地令人回味和享受。

回忆修炼的过程，神思更加清晰了。有时就想，打开一个心结，就能打开一个心灵世界的真实和美好。与其让心结锁着自己，还不如爽快地打开心结，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份生命的诚挚和感动。这才是真生命！（文/王昊天）◇

历史故事：

王平不懦弱

宋真宗时，王平出任许州司理参军。有个女子乘驴走路，盗贼在田间杀了她，剥了她的衣服逃走了。驴子跑到一田户家。案发后，官吏找到了那头驴子，认为人是田户杀的。连续审了几十天，田户都只承认收养了驴子而没有杀人。王平犹豫不定，将案情向太守汇报。

太守资历很深，一向强横，不听王平的疑惑，催促他快些结案。王平坚持自己的疑惑，太守大怒，说：“你太懦弱了！”王平说：“如果因为懦弱而被弹劾的话，也只是免职罢了。但是按照大人的意思，如果错杀了无辜的话，大人会背上一个不义的名声，孰重孰轻，希望大人三思。”太守不能改变他。几天后，从河南解来一个逃兵，经过仔细审问，原来正是那个杀人盗贼。田户得以幸免。

王平一生官位虽然不显，但他娶了丞相曾怀的妹妹为妻，生了三个儿子，因为学识人品了得，三人都入了《儒学传》。善有善报，从来如此。（文/雅客，事据《挥尘后录》）